

秋浓惹乡情

□宫凤华

秋意盎然，我喜欢徜徉在故园田畴阡陌间。在这成熟与爽朗交织的秋日里，总有一股桂花和菱藕的清香轻烟一样笼罩在故乡上空。

这样的秋天，阳光似钢琴明亮的音色涂抹在裸露的大地和光秃的枝杈间，铺上和谐而又高贵的色泽。我静坐于芦花摇曳的河畔，凝望萧萧秋水，浩渺蓝天。内心乡愁涌动，流淌着甜蜜的忧伤。

浓浓的秋意向我袭来。那枯黄的叶是秋心，那青丝缠绕的菊是秋语，那泪涟涟的雨是秋思，那沉甸甸的果是秋的女儿，那烫金的夕阳是秋的微章。

秋深似海，乡间土地黝黑而馨香。玉米和稻子诗歌一样高贵，青铜一样古老。稻子在秋日的黄昏踏上归程。成熟的庄稼等待乡民沐浴醇香。乡农沉

甸甸的肩上掂量着秋天的丰硕。

庄稼如待产的孕妇，挺着肚子，准备临盆。这时节，月亮如碾如盘，柿子红若晚霞，菱藕鲜嫩爽脆，螃蟹壳凸黄脂。朴素简洁的村庄，处处是秋的写意，处处是秋旋律，处处是秋的圆满。

稻谷低着头颅，弯着腰，放射着黄金的光芒。稻穗在秋风中款款起舞，荡起金灿灿的波浪。露白如雪的黎明，乡民们银镰挥动，稻子齐刷刷地倒下来，温驯地躺在脚边，凝望着主人作天地间的动人之舞。身上的汗珠连成线，啪地掉进泥土里，玫瑰一样绽开又枯萎。

打谷场上挑把的、脱粒的、晒晒的、扬场的、堆草的、男女老少干得热火朝天。待到一轮中秋月蹲上树梢，他们这才沐着晚风归家。

接下来是收黄豆、摘棉花、挖山芋、

闹芝麻、翻老菱、下菜种、掰玉米。棉花田里，姑娘媳妇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裤带上系着个蛇皮袋，腰肢轻盈，动作娴熟地采摘棉花。这是天地间最壮观的景象。

农家小院里，柿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似的柿子，秋天被它们渲染得分外妖娆。桂花开了，浓郁的香气钻进人的五脏六腑，心里弥漫着柔软的乡愁。头发花白的祖母蹲在小院里筛黄豆，嘴里念叨着远在他乡打工的儿媳。

黄昏凄美无言，夕光濡染。秋夜静美，月光清纯活泼，澄净素美，夜空柔波流转，大地寂静无声。

秋月肥大莹润，放射出秋露的冷冷之光。秋日赏月，小院方桌上必供有月饼、菱角和芡实。大家品尝着芝麻粘饼，剥着鲜嫩的菱角和鸡头米，尽情享

受秋夜的清芬和温馨。

菊黄蟹肥时，故园到处都弥漫着桂花酒的清香和螃蟹的鲜味。桂花连同它自身的芬芳完全地溶解到酒液中，以一汪金黄色的温情去抚慰人生。大闸蟹和桂花酒的清隽和芬芳，诱惑着我的味蕾，牵动着我的乡愁，给我带来丰盈的喜悦和清欢。

秋风飒飒，故园乡间氤氲着独特的古典气息，如同水车、木桥、石磨一样浸润着淳朴的田园亲情和浪漫诗意。

村庄色调饱满，村庄激情亢奋，村庄被秋阳亲吻，涅槃成一种生命必不可少 的羁绊，脐带一般系住我们的一生。在这阔廖而温情的季节里，我尽情陶醉于乡间秋韵，乡情随意流淌，内心丰盈而滋润。



山水画廊

汤青摄

山楂树之恋

□马亚伟

我家的院子很大，父亲便这儿辟一块菜园，那儿栽两棵果树，把院子打理得热闹而有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南墙根多了两棵山楂树。

那两棵山楂树小小的并不起眼，它们默默萌发、开花、生长，是被人忽视的角色。直到第二年的深秋，山楂树上结出了零星的山楂果，我才注意到它们。红彤彤的山楂果实在是诱人，红玛瑙一般挂在枝头，使得小小的山楂树一下子灿烂生辉。山楂果伸手可摘，我禁不住诱惑，摘下一个放到嘴边。当舌尖接触到山楂果时，我像是遭遇某种突然袭击一样，被惊到了。味蕾被酸味刺激，反应极为激烈，我开始龇牙咧嘴：“太酸了！”酸得过度，让人望而却步。

第二年的深秋，山楂树上的山楂果结得更多了。山楂树并不高，但红红的山楂果密密匝匝，让两棵山楂树显得光彩熠熠。山楂果太酸了，尽管母亲说了山楂果有开胃消食之类的好处，但我们都不喜欢吃。于是母亲学着做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做法很简单，火候掌握却是关键。反复试验后，母亲终于做出了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酸与甜是完美搭档，单纯的酸太刺激，单纯的甜太甜腻，二者相融，彼此削弱又彼此互补，才呈现出完美的味道。

母亲做的冰糖葫芦非常好吃，但家里的山楂果太多了，我们渐渐不再感兴趣——很多东西因为多而腻烦，就像母亲的唠叨一样，那时的我们总觉得琐碎而厌烦。母亲无奈，只得把冰糖葫芦卖掉。母亲做冰糖葫芦，父亲帮忙打下手，并且带出门去卖，这样赚点钱补贴家用。那段时间，母亲和父亲双手的手指因为总蘸糖葫芦都是皴裂的。几年下来，两棵山楂树为我家做了不少贡献。

生活条件渐渐好了以后，我家不再卖冰糖葫芦。那两棵山楂树，年年结果，而且果子越结越多，但我们都不再吃酸酸的山楂果。

院子里的两棵山楂树，成为纯粹的“观赏树”。一年一度山楂红，我和妹妹每年都会回老家去赴山楂树之约。山楂树的生长周期比一般的树都长，别的果树早已叶枯果落，而山楂树却在一场场的秋霜中灿烂起来。时间馈赠给山楂树别样的风姿：满树绿叶还繁茂着，红红的山楂果一嘟噜一嘟噜地从绿叶中钻出来，风采卓然，气韵非凡。远远看去，串串山楂果艳若红花，很惹眼。这是山楂树的“巅峰时刻”，整棵树呈现出历经沧桑辉煌的气度，热烈奔放而又大气沉稳。山楂树壮观，美丽，蓬勃，无论谁来到小院，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两棵山楂树。我们在山楂树下拍照，孩子们攀到树上，在山楂果中露出灿烂的笑脸。

母亲还是觉得山楂果没人吃很可惜，过一段时间，她把满树山楂果都摘下来。一部分送给亲戚朋友，一部分留下来。今年，母亲跟人学着做了山楂罐头。我们回家后，她让我们尝尝。我用筷子把一棵山楂果放到嘴巴里，轻轻咬下去，顿觉酸甜爽口，美味无比。没想到，山楂果还可以这么好吃。母亲说：“山里红（山楂果）生吃也好吃，这可是好东西，不仅开胃消食，听说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呢。你们小时候怕酸不爱吃，其实很好吃。”

母亲这样说一说，我拿起山楂果吃起来。果然，细品山楂果，发现味道酸得那样纯粹，而且回味无穷。年少不懂山楂味，懂得已非少年人。其实很多事都是如此，需要时间教会我们懂得。人到中年，我终于体会到父母的爱有多深，体会到家对一个人的意义有多重大。

小院里的山楂树，会成为我永远眷恋。山楂树之恋，温暖贴心，绵延一生。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沈成武

对住宅的阴阳风水，我向来自信。我住的房子是拆迁安置的，用不着自己择地筑基构梁架椽，更无从决定住宅的朝向、布局等等，唯一的选择是楼层。守着一间房，一待就是数十年，更无旁宅，在放卫星一般上蹿的房价面前，估计此生难有购房之举。之前，这种想法根深蒂固。

周末，参加朋友组织的一个文学沙龙，在近郊。一条长桌摆在院子里，大家四围而坐，沙龙起来。清风拂面，阳光入怀。我的眼光越过半高的篱笆，踱上蛇行的曲径，绕过热情的喷泉，擦着楼宇炫目的风景线，在这座生态涵养小镇里曳曳漫游。看着想着，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好地方首先得有个好名字，经得起品咂。比如说在牯牛降风景区，山溪边，危崖下，突然跳出一个写着“横渡”、“蓝关”字样的牌子来，便如钉子一样楔入脑子里，美得让人脑瓜子疼。天门镇，这个名字也是这样，看一眼，诸如“天门中断楚江开”之类的诗句就会蹦出来。这里不仅有市区最高的山峰，还有自天门山逶迤而起，五峰秀削，势若拄天的五峰山，这是皖南梅花的主产地，同时孕育了有小九华之称 的十里长冲。如果文学修养深厚的话，“晴峰矗起云生麓，野色平分树带烟。”、“曲曲迂回鸟道开，扶疏古树衣苍苔。芳菲烂漫中何有，且向山中归去来。”这些描写此山此景的诗句也会在嘴边不绝如缕。

好地方必须有着悠久的历史，方显厚重。这块平畴秀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居住，至少北宋年间，爱此山青水秀的盛氏便在此卜筑安家。好地方自然不会亏待盛氏，不仅当朝出了个宰相，而且“子孙列冠绅者，绳绳不绝。”地以人重，人因地传。天门盛氏（这是一个颇有口彩的姓氏）记录乡史的并非只有一座盛氏祠堂，还有淳朴敦厚的民

风。历史很少给人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但耳濡目染浸润其中会激发充盈的文化自信。

好地方最显著的标志是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说到这里物产，还得首推盛宰相，奉使陕西时，因其“德服远人”，不仅“图容御赞赐宴”，而且“宠赠还赐所贡牡丹一本。”于是，丰饶的江南便有了牡丹王的花开万朵，有了年年岁岁凤凰山的牡丹盛会。天门，曾用名：董店。董店生姜是八宝之地又一个品牌，姜闻高矗，姜丝绵香。千年以降，遂成大观。非佳壤难以现其盛，非宝地何以呈其华。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可与我无干。古人言“凉亭虽好，终非久住之乡。”我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正如我从这惬意的院落里出来，了无牵挂。但是，一种思虑还是这心头潜滋暗长。耳顺的年纪的我，意气风发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隐是当下的主题，隐即是养老。所谓“小隐于野，大隐于市。”谁不想有一个舒适的养老之所呢？看到那些在此点瓜种豆的人，不觉手痒；望着虎形山双龙洞构成的虎踞龙盘之象，心有暗羨。可我却拼命地抵挡。记得《左传》中有怎么一段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近市不可以居，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依据。放眼周遭，如此近市之处巧妙地避开了“湫隘嚣尘”这些词汇，将一派“阜爽静清”的景致挥洒得淋漓尽致。我最终没有说服自己，只恨自己心有余而余额不足，平生出许多纠结。

这时，朋友过来问：“想不想？几个人联手弄一套，闲暇过来喝喝茶聊聊天。再弄块地，晨兴荷锄去，暮披晚霞归。何等快活自在。”看来朋友的心活泛了，我尽管心里很想，嘴里只能一遍遍唠叨着：“这真是一个好地方，真是一个好地方……”

秋天，我们去远方

□杨勤华

在这个秋天
我们相约
把盛开的棉花
和温暖的稻香一同带上
把我们的友情
和我们的向往一同带上
去一个红叶红满大地的地方
让我们青春时的理想
静静地 在远方安放
不留一丝声响

我们举杯

盛满红色的秋光
在每个人的心中荡漾
唱一曲属于秋天的歌
我们的脚步变成秋霜
踩在每一个
用心体会的轮回上

春天紧跟着我们
夏天将我们热烈珍藏
一朵白云

就是一个梦想
一束鲜花
同我们一起开放
在远方
有一座山
尽管我看不清它的模样
但我，注定要
伸出我的臂膀

不为理想
不为阳光
只为心中有一份
通透和舒畅
由此，我的脚步加快
我的心
先去了远方
以虔诚的合掌
告诉每一个同行者
放下那些风
丢掉那些雨
我们去山的地方

秋天的叶子

□董叶萍

一片树叶
在不经意间与我们同行
谁也不知道彼此的经历
却在一阵斜风细雨中
飘落入尘世

雨 加重了叶的重量
风 摧残了叶的衰败
秋 加快了脚步
于是秋天的叶子
纷纷扬扬地落下与大地相拥
改变了树的颜色、路的衣裳
与秋的成熟相映成趣

构筑了别样的专属秋的美
有红的 黄的 绿的 蓝的……

只因这所有的相遇
都是为了不忘本心
返璞归真乃至回归自然
了却所有的牵挂

而秋天的叶子
只为陪我们走完生命的旅程
豪无遗憾地
献上最美的最后的英姿飒爽

人间有味

□鲁叶青

发糕的影子

十多年前，我住乡下，每天傍晚，有个卖馒头男子骑着自行车，车龙头上安着个喇叭。这喇叭很殷勤，主人到了哪里，它就唱到哪里——自行车后座的箱子里有很多又白又胖的宝贝，宝贝里有发糕，这喇叭声里的“糯米发糕”很好玩，总让我听成“乱七八糟”，女儿那时两岁多，听到我的“翻译”，居然有些害怕。

后来“乱七八糟”成了我和女儿之间的一个梗，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叫卖发糕的声音，我们就会想起乡下的日子：夕阳，自行车，快乐的喇叭，“乱七八糟”，莫名的惶恐……想到这里，我们不由地笑起来。

这天早上，我在小区穿行时，又遇见一个卖发糕的人，六十左右的年纪，挑着两只铁皮桶，桶上覆着白纱布。他在我的身后，隔一会叫一声：发糕——嗓音浑厚，余音悠长，让人忍不住猜想那白纱布下的发糕是不是软软的，香香的，糯糯的？卖发糕的老人转身去了另一条巷子，他喇叭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太阳像受到鼓舞似的，变得热烈而尖锐起来。

我踩着这尖锐一步一步向前，有关糯米发糕的叫卖声，种种腔调，种种回想，像影子一样随着我，似是要融入到这火辣辣的生活中去。

我像拗不过自己一样拗不过这“影子”，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又近黄昏，只是不见那条乡间路，不见喇叭和自行车，高我半个头的女儿在酣睡……

清泉楼的内包子

在铜陵市丰收厂附近看见“清泉楼”，很是意外，只是不知眼前的这个店与我记忆中的“清泉楼”有没有什么关联？我禁不住内心的好奇，走进来，希望来一碗稀饭、一个馒头。服务员指着所剩不多的早点告诉我：稀饭卖完了，还有豆浆、煎饼、包子：“包子有肉心和红豆心的。”她一边说一边揭开蒸笼，向我示意。

我早上向来不爱吃甜的点心，油煎的也不想要，于是要了一杯豆浆，一只肉包子。

包子盛在白色的盘子里，盘子里印着醒目的三个字：“清泉楼”。忽然就有了老电影的感觉。

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工作，同事章会计每次来市里，都要买“清泉楼”的肉包子。

章会计有个年迈的婆婆，因有眼疾，行动不便，胃口却超好。章会计每次买来肉包子，第一时间送给婆婆。第二天，章会计到单位半是抱怨半是玩笑地对我们说：“‘清泉楼’的大包子，老幼妇一口气能吃两个，有的活。”

章会计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抱

怨完了，肉包子照样买来送给婆婆。

章会计的婆婆是在一天夜里去世的。头天晚上，她吃了两个“清泉楼”的肉包子，然后和往常一样，开开心心地回房休息，这样就一睡不醒。乡邻们说，这老人走得安详，又没给儿子、媳妇添麻烦，是前世修来的福。

处理完婆婆的后事，章会计回单位上班，说到婆婆，说到她爱吃的清泉楼包子，章会计的眼眶红了。

我于22年前离开原单位，老同事们各奔东西，久无联络。不知道后来的后来，章会计是不是还经常去“清泉楼”买包子？“清泉楼”具体哪一年消失在市中心的长江路，我也无从知晓……

此时，我端着豆浆和盛有肉包子的白盘子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几次想问服务员，这“清泉楼”开了几年？服务员一会收拾桌子，一会拖着地板，没有停歇的时候。等她终于经过我的身边，我问她，她回了我几个字：“开了七八年”，又转身他处。我还想问些有关清泉楼的问题，可是看她忙忙碌碌的样子，我便识趣地低头喝起豆浆，肉包子吃在嘴里，不知为什么，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并不孤单的油条铺

小区里的地下管廊工程正在进行，从这里去单位，有时得绕点弯子，这样绕来绕去，我就经常到那家油条铺子旁。

炸油条的男子六十开外的样子，系着一条很白很白的围裙。我从他的铺子旁经过时，他正从熄了火的锅里往一只盆里舀油，是结束这一天的买卖的意思。在他右手边的案几上，还有几根油条，沥在一个铁筐里。眼前的一切像是一种标志，一个证明：这里是条油条铺子。

这里的确不像卖早点的地方，笔直向前三、两分钟，就是菜市场，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面里，各种早点，应有尽有。从这样热闹又集中的菜市场走过来，走到小区腹部，谁会留意这个孤零零的油条铺子？油条铺子不远的地方，有很多石桌石凳，这里一大早总是坐满了人：下围棋的，摸蛋的，聊天的，剥毛豆的……他们大多与炸油条的男子差不多的年纪（也有年纪更大的），退了休，在这里乐呵，这是他们的早课，不可或缺。他们有时从这个油条铺子买一、两根油条，就着一杯热茶，和炸油条的男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表示油也舀至尾声了。我不禁回头再看一眼那个油条铺，只见忙着收摊的男子正露出和他围裙一样洁白的牙，他的笑容月光一样宁静、明朗。